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奢华的乡土

熊育群 著

开平的奢华生活逝去了。风从原野上刮过。云总在风中远去，又在风中到来。

另一种富足的生活呈现出来。在二十一世纪呈现出来。这都是土地上的奇迹。

新与旧，正如钢筋混凝土的楼房与碉楼交织，一种交相纠缠的心情，让人感受生生不息的生命与源源不绝的生存。这源源不绝与海洋深处更辽远的空间联系在了一起，与看不见的滚滚波涛联系在了一起，与我灵魂深处的悸动，与这忙碌奔波的生活，与我脸上的皱纹，甚至手指上小小的指甲尖也联系在了一起。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奢侈的乡土

熊育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奢华的乡土 / 熊育群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60-5731-9

I. 奢… II. 熊…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3682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 余红梅 李加联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有容传播策划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2.5 7 插页

字 数 23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这是旅途上的一天，是2008年最后的一个夜晚。下午4点多钟哈尔滨天就开始黑了。度完一年中最后一个晚上的意味比迎接新年到来的欣慰似乎更浓郁一些。屋外的雪时停时下，地上的雪冻成了冰，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多度。走进一间房子里，室内温暖如春，羽绒衣甚至毛衣都得一件件剥下来。

诗人李琦在我们吃过晚饭后，执意要带我到这家露西亚咖啡屋来。这是家老店，经它流逝的时间要以几代人的生命来计算，岁月深处的痕迹照见了时间的面影。总是要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分做些什么，但今年的这个夜晚我们并不关心已经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穿过街道、商场，从成堆的年轻人渐渐高涨的热情中穿过。他们呼出的一口一口白生生的气，被寒冷围困成一团团雾，注定无法突围，只有消失的命运。我们像个时间的局外人，我们患上了时间疲劳症。对时间的感觉，像加速的列车，慢悠悠的青年时代是蒸汽机车头，闯进中年就电气化了，甚至高铁的速度也已经抵近。

咖啡屋突然让人找到一种缓慢，像一个小点刹，时间有片刻停留的错觉。我们谁也没去留意房里的顾客，我们是年龄最大的一群。年轻人的兴奋把老咖啡厅的旧当成了一种浪漫情调。

这个屋子实在是一个怀旧的地方，甚至这座城市也是一个怀旧的城市。100年前，中东铁路修建，哈尔滨迅速成为中国一座西洋式的城市。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贵族带着钢琴、小提琴、财产和被革命打倒的惶恐、重新生活的愿望，跟随铁路逃难来到了这片荒凉的地方。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建立，他们回不了自己的祖国，又不得不漂洋过海，去了更遥远的地方，许多人去了加拿

大和澳大利亚。哈尔滨，转眼之间找不到这群人的踪影了。许多年后，这些老去的俄罗斯人来到这里，他们怀念过去，故地重游，老泪纵横。

另一群人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房子是老的，这条中央大街也是旧的，石头的欧式建筑由当年的俄罗斯人修建。它们都走到了2008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在天寒地冻里被都市的彩灯照亮。两个中年人陪着的也是一个中年人，我们不谈新年，不谈历史，谈的也是情调，还有哈尔滨的香肠，薄薄的一片，带着独特的欧式熏香。房间中央墙壁砖砌的拱门，也许是东正教的神龛，上面挂着一幅油画，是一个正在读书的俄罗斯女人，周围墙壁挂满了老照片。

店员给我们拿来一份咖啡店办的小报，上面有俄罗斯人写的怀念哈尔滨的诗歌，院落的丁香，五月的春雨，冰帆，天空落下的雪花……都是故土一般的乡愁。当年一位少女悄悄爱上一个圣徒，他唱诗像春天冰上滴下的水珠，如一道明亮的光线，深深撼动她的芳心。在圣·索菲亚教堂外的冰天雪地里期待他的出现，一个多月，他只出现过一次，第二次，这个以生命来歌唱的人死了，她知道了他的名字叫阿辽莎。一则则日记带着那颗如火如冰的心出现。

还有一个叫尼娜的女子上世纪80年代初写给她远在澳大利亚的妹妹丽吉娅的信，信中怀念的是遥远的30年代他们一家在哈尔滨的往事。她不愿离开埋葬了她父亲的土地。她的父亲曾经叮嘱她们，要爱这座楼，就像爱你们的爸爸一样。这座楼是她父亲艰难创业建起来的。那些磨得光亮的铜把手、木扶梯、木窗，都是她父亲亲手做的。但在80年代，这栋楼房很快就要拆迁了……旧楼承载了他们全家人的回忆，尼娜非常害怕离开房子就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记忆中了。70多岁了，她什么也不需要了，只需要回忆。在这个写信的夜晚，尼娜的泪水把信笺都打湿了。最后一行她写下：“直到死，我不能离开这个房子……”

不知道尼娜信中写的房子是否就是露西亚？要与老房子一起毁灭的她会有怎样的命运？

店主叫胡泓，是中俄混血儿，旅日华人、建筑师，热爱房屋的木雕设计与建造，除了这间老咖啡店，他自己又建了一个新店，同样取名露西亚。他在延续一种古老优雅的生活，似乎一切都没有被时间所打扰。我们走进新露西亚时，他与自己的三位老同学正在聚会。看见诗人，他抛下他们，跟我们谈他的设计，带我们上楼参观。二楼是一个木雕的世界，从楼梯扶手、墙、窗、柱，

直至房顶，都是柞木和楸木的巴洛克风格的雕塑，除人物为木雕，其他都是高浮雕。房间充满了17世纪法国宫廷宴会厅氛围，肥硕的植物图案，像一座春天的花园，这些经他亲手设计雕刻的作品，让他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新店主要用此来展示他的梦想，而非经营。

第二天，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是又一年的一天了。今天与昨天会有分别吗？

北方大地开阔无垠，低低的丘陵起伏，蓝天下的雪分外耀眼，只有一条高速公路是黑色的，那些早已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安静地站在一面面坡地上，像进入生命的梦境，深褐的枝干透出隐隐的红，如隐匿的历史，如血脉里的基因。苍茫雄劲的山河，平静中蕴藏着力量，大地巨大尺度的崛起与俯冲，孕成北方民族的天地浩气，他们一次又一次问鼎中原，建立北魏、辽、金、元、清王朝，英雄与史诗，像天上的云团一样游走。

昨晚已成旧岁。旧岁的最后一晚，李琦把她女儿小时候写的文章送给我，今天我又看到了一个叫马小淘的女孩写的她在90年代哈尔滨的生活。一座不断在流逝中的城市，一座不断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城市，却只能在文字里呈现，它们离不了文字这个神奇的东西。当一切都已流逝，当时间把昨天的聚首变成了虚幻的回忆，唯有文字是可信的。我想，一个作家，对一个时代，记录与表现是神圣的，它是时间之上不覆的方舟，是我们战胜时间延续心灵的方式。

我的生活似乎都在指向过去，在哈尔滨异国情调的北方都市是如此，在南方，我长年居住的城市广州也是如此，哪怕它是开放前沿最时尚的城市。我总是忘情于从前的生活，看到历史，看到那些远去的事物，它们并没有消逝，像岁月内部幽暗的光将现实照亮。而现实从来是不可靠的，一切只在转瞬之间变为经历和历史。

我长年在岭南的大地上跑，在长江之南的山水间流连，大地上的事物悄悄沉淀在时间的下面，静静地让时间之水从身上淌过，透过清澈的时间之流，我打捞她们，让一颗跳动的心灵去孵活她们，让田野上的历史走入今天的生活，我想把过去不曾留下来的东西寻找回来，想借助她们说些话，说给今天听。那些痛感是我们今天经历的一部分，许多东西甚至仍然活在我们的世界，像空气一样我们没有知觉。

文明生活是离不开历史感的，尤其对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它能使生命丰富厚重并具深意，使人活在传统中，拥有心灵的安宁。

与时间做着游戏，是如此迷人。像站在一条河床上，超越于个人的生命，这感觉让我的空虚片刻停息。而写作带来了我的充实。充实，是我生命的堤岸。

时间这样水涨船高，我可以说些什么呢？我把生命最真切的感怀给了历史，时间把我现实的生活带进了空荡之中。我的文字似乎把今天与过去熔铸到了一起，还有一个人情感的激荡、血的喧嚣，都凝成了一种呈现。当这呈现抵达你时，却已离我遥远。但愿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彼此对文字的魔力心生敬畏。

这也算作序言吧，一种阅读的开始，或者已经结束。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01 序

广府人的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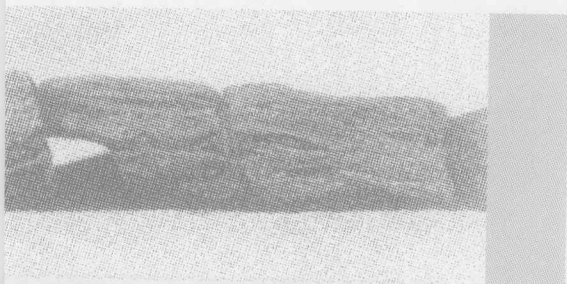
- 002 奢华的乡土
- 011 客都
- 021 田野上的史记
- 026 广府人的南方
- 032 龙行之地
- 035 气根

半岛身影

- 040 澳门门
- 051 飘过澳门的身影

面朝大海

- 060 边地所城
- 068 水平面
- 076 水上来的祖先
- 082 迁徙的跫音



乡村秘密

- 90 仙居
- 93 边镇茶峒
- 95 荒野城村
- 99 张谷英的村庄
- 104 神秘而日常的事物
- 109 桃映的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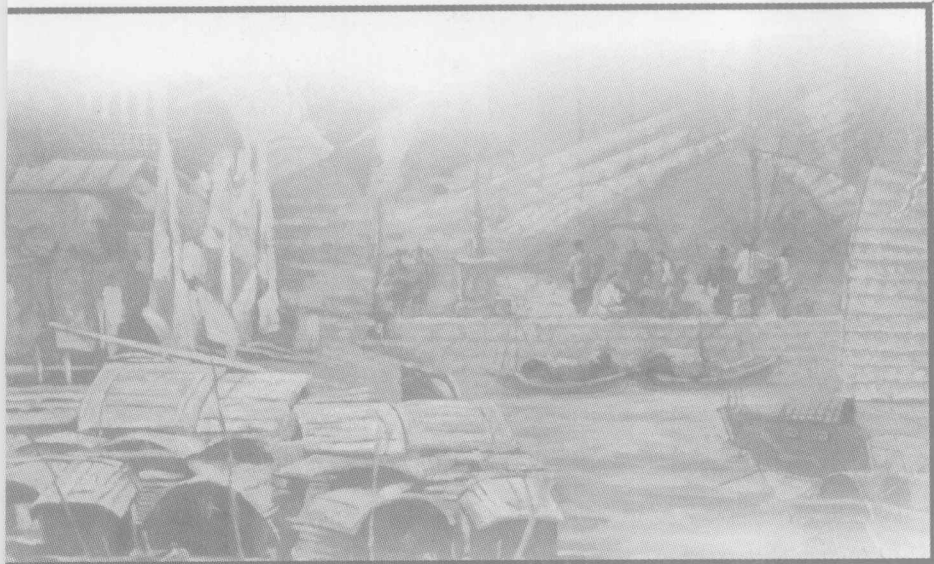
放宽的视野

- 114 怒江的方式
- 132 路上的祖先
- 144 山脚趾上的布依
- 150 两个异类
- 155 脸

笔下的流浪

- 164 流浪的人
- 167 云、大地及家园
- 170 想象凤城
- 175 空格
- 178 某个片断及其记录
- 181 泉坪闲居
- 184 随花而起的思绪
- 187 一个有悬念的作家（代后记）

上卷 岭南



广府人的南方

奢华的乡土

客都

田野上的史记

广府人的南方

龙行之地

气根

奢华的乡土

一

一段奇异的生活，80年岁月的遮蔽，早已越出视界。但它顽强存在，确凿无疑。它出现在开平。它用物质的形式不容置疑地证明。这物质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一闪念里，一片天空笼罩到了头上。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头上的天空仿佛不是现在的，地上的建筑赐予深切的非现实感。

碉楼——一个遗存的庞大建筑群，过去生活的细节，像壁上灰塑，紧随坚硬墙体躲过时间洪流的淘洗，永远如阳光照射现实生活的场景。是错觉吗？上世纪初场景的呈现，虽离不开想象，但我分明嗅到了它某种霉雨季节一样的气息。

两天时间里，我在上世纪初建造的碉楼中钻进钻出，爬上爬下。正逢雨季，天空滤下稀薄的光线。碉楼中偷窥一般的我，置身幽冥晦暗中，神思恍惚。

我惊叹将近一个世纪前，广东开平人的生活，曾经与西方靠得那么近。在那个国人穿右衽对襟长袍、裹小脚、戴瓜皮帽的年代，那个戊戌变法闹得沸沸扬扬；北伐军聚集广州，准备向东、向北进军；袁世凯闹着称帝；甚至来自开平的周文雍，也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把自己青春年少的生命和爱情带到刑场上……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上演，历史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中翘起前行，开平人的生活竟然按着自己的逻辑在展开——这几近一个神话——东西方的交流在南方沿海地区，早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如今开放的程度。30年的闭关锁国，30

年的改革开放，只是把人带到 80 年前的一个状态。

今天，房地产商把“罗马家园”、“意大利花园”、“欧洲庭院”等概念在媒体炒得昏天黑地，大江南北那些拙劣模仿的欧式圆柱、拱券，像商标一样成为楼盘的招徕。这片碉楼里来自真正西方手笔的多利克、伊奥尼亚、科林斯式柱，各种弧形拱券，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沉默了将近 1 个世纪，并且依然在乡村一角放射着光辉——一种真实的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生活展示。它不比上海滩，或者天津卫，那些租界里由西方人自己建造的洋建筑，它是中国的老百姓自己建造的来自民间的一次建筑实践。它们试图融合的是 20 世纪初中国乡村的生活经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时尚趣味。

面对眼前的南海，我怎样理解海洋呢？沿海的概念对我似乎才刚刚建立，在这之前它纯粹是地理的，为什么把外面的世界称作海外，我猛然间有了觉悟。因为靠近海洋，中国沿海与内地，早在 100 多年前，在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之后，距离就开始拉开了，两种全然不同的生活在中国的版图上展开，渐行渐远。一个海洋在把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横移过来。中国现代史在南方其实已经发生，历史早已看见了它的端倪。当内地人还在用木制独轮车推着小麦、稻谷，在乡村的小路上吱吱扭扭叫着千年的恹惶，岭南五邑之地已修出了铁路。钢铁巨人一样的火车锐声一吼，奔跑的铁轮把大地震荡得颤抖、倾斜——民间第一条铁路就在这里修建并开通。这一天是 1908 年 5 月 15 日。首段开通的铁路长 59 公里，有 19 个车站，终点站设转车盘，可将机车原地不动旋转 180 度。5 年后建成第二段 50 公里，7 年后建成第三段 28 公里，车站总数达到了 46 个。

浓雾重锁的天空下，想象上世纪初开平的历史，梦幻感觉虚化了眼前的景物，钢筋混凝土的高速路像是动漫，高楼大厦是一次一次的投影。

那是一场多么迅疾与猛烈的碰撞，两种文明在这一小片天空下交织、摩擦、激变。当时文字记载的日常生活可摸可触：“衣服重番装，饮食重西餐”；“婚姻讲自由，拜跪改鞠躬”（民国时期《开平县志·习尚》）。男人们戴礼帽，穿西装，打领带，脚穿进口牛皮鞋；抽雪茄，喝咖啡，饮洋酒，吃牛排；出门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女人们洒喷法国香水，抹“旁氏”面霜，涂英国口红。薄薄的丝袜即使在上世纪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初期，也还是城市女人追求的奢侈品，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玻璃丝袜”已经是开平乡村女人的日常用品了。用具方面，从暖水瓶、座钟、留声机、收音机、柯达相机、三枝枪牌单

车、风扇、盛佳衣车、打印机，到浴缸、抽水马桶、抽水机，多少年后国人才能见到的东西，那时就成了开平人的日常生活部分。人们见面叫“哈啰”，分手说“拜拜”，称球为“波”，饼干叫“克力架”，奶油叫“忌廉”，夹克叫“机恤”，杂货店叫“士多”，对不起叫“疏哩”……

不可想象，一个军阀割据、列强瓜分、乱象横生的年代，开平人却过起了现代化的奢华生活。“衣食住行无一不资外洋。凡有旧俗，则门户争胜；凡有新装，则邯郸学步。至少宣统间，中人家虽年获千金，不能自支矣。”“无论男女老幼，都罹奢侈之病。昔日多穿麻布棉服者，今则绫罗绸缎矣；昔日多住茅庐陋巷者，今则高楼大厦矣。至于日用一切物品，无不竞用外洋高价之货。就中妇人衣服，尤极华丽，高裤革履，五色彩线，尤为光煌夺目。甚至村中农丁，且有衣服鞋袜俱穿而牵牛耕种者。至每晨早，潭溪市之大鱼大肉，必争先夺买。买得者视为幸事……其余宴会馈贐，更为数倍之奢侈。”

开平人的生活到了如此奢侈的程度！

人们由俭至奢，巨大的转变，原因何在？

80年，许许多多存在物风尘飘散。尘埃落定，奢华生活遍及各地碉楼的日常用具，却成了今天的巨大疑问，引人去寻觅隐蔽的历史因由，寻找历史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二

这一切，由一场悲剧开始。历史躲过了这一幕，没有记载。

非洲黑奴交易举世皆知，成为西方人抹不去的耻辱。中国人被人当“猪仔”卖到西方，却极少被人提及。那也是历史极其悲惨的一幕！

最先，也许是海上的两三条船，船上的渔民突然失踪了。岸上的亲人惊慌、痛哭，以为是海盗干下的伤天害理的勾当。长长的等待，那些海上消失的男人，再也见不到踪影。

接着，沿海乡村的青壮年也被人掳去了。人们这才知道这一切并非海盗所为。渔民是被“猪仔头”和土匪当奴隶一样赎卖到遥远的美洲大陆去了。

太平洋上，一条孤独的船飘荡着，几十个日出日落，甚至春去了秋来了，船仍在朝着一个大陆的方向张帆远航。路途遥远，令人绝望。容得下300人的船，挤上了600人。船舱内黑暗一片，人挤成了肉堆。空气中腥臭弥漫，船板上的饭和咸虾酱都长出了虫子。总是有从舱内抬出的尸体扔进大海。这已经习

以为常了。闷死的，病死的，甚至自杀的，抵达美洲大陆之前，已有近一半的人葬身鱼腹。

当这些被劫被拐被骗的男人，拖着长辫，蓬头垢面，目光呆痴，步履踉跄，踏上一片陌生的大陆时，家乡已经遥不可及了。他们被运到美国、秘鲁、古巴、加拿大、智利等国。巴西的茶工、秘鲁和圭亚那的鸟粪工、古巴的蔗工、美国的筑路工淘金工、哥伦比亚的矿工、巴拿马的运河开挖工、加拿大的筑路工……从此都有了他们的身影。鸦片战争后 30 多年间，美洲的华工达 50 万人，仅美国就有 25 万之多。

1851 年维也纳会议废除了“黑奴买卖”。中国人却成了最廉价的替补。“契约华工”（即“猪仔”）名是“自由”身，因雇佣者无需顾及衣食与生死，比起资本家庄园主的私有财产黑奴来更为悲惨，他们死不足惜，在工头的皮鞭下，一天劳动 14 小时到 20 小时，报酬却极低。有的地方针对华工订有“十杀令”、“二十杀令”。秘鲁一地，4000 华工开采鸟粪，10 年之后，生存下来的仅 100 人。他们死于毒打、疾病、掉落粪坑、自杀……巴拿马运河开掘，又不知有多少华工丧命。加利福尼亚的铁路、古巴的蔗林、檀香山的种植园……都埋下了华工的白骨。

然而，灾难的中国，民不聊生，为求得一条生路，许多人主动踏上了这条不归之路。有的新婚数日即与新娘离别，白发苍苍才回来一聚；有的甚至一去不回。开平有领“螟蛉子”的风气。“螟蛉子”即是空房独守的女人领养子女的叫法。

三

在一个开平人的眼里，“金山箱”的魅力像太阳金光四射！开平人的奢侈生活几乎都从这里而来，从这里开始。

这种大木箱，长三四尺，高、宽各约三尺，箱的边角镶包着铁皮，两侧装着铁环，箱身则打着一排排铆钉，气派非凡。一口箱子要两个人抬，箱子抬到哪一户人家，哪户人家脸上就充满了荣耀的光环！箱子的主人被称作“金山客”。“金山客”就是当年的“猪仔”。（华工多集中在美国的旧金山，开平人把美国称作“金山”。）

告老还乡的“金山客”带着“金山箱”，是那时开平人众口相传的盛事。他穿着“三件头”美式西装，站在帆船上，一路驶过潭江，故乡的风吹动着衣

襟，像他飘飞的思绪。进入村庄狭窄的河涌，两岸站满的乡亲，盯着船上的金山箱，吆喝、鼓掌、欢笑。“金山客”这时再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不断向着岸上的乡亲抱拳行礼。中国人所谓的衣锦还乡，这正是最生动的写照。人生的价值和高潮就在这一刻实现。

船靠村边埠头，几十条精壮汉子耀武扬威，抬着几口金山箱，一路吆喝，一路爆竹，走向“金山客”曾经的家门……

这是多么美好多么令人幻想的事情！一切苦难都在这道华丽的仪式面前化为云烟。人们只把目光与想象投向那一只只巨大的木箱。

但是这样的衣锦还乡者与最早当“猪仔”的华工几乎绝缘。他们之中甚至连侥幸生还者也恐怕极少。他们隔绝在一个个庄园、一座座矿山、一条条铁路，早已与家乡断绝了联系。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美洲的华工生存了下来，逐渐站稳了脚跟，逐渐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开洗衣店、餐馆、药铺、服装店，于是，开平出现了银信、汇票，“金山客”纷纷把自己赚来的血汗钱寄回家乡。

侨乡人的生活开始有了改变。更多的人于是涌向海外。开平一半人走出了家园，几十万人的脚步踏过波涛滚滚的南海，一群又一群的人漂洋过海，忍受了常人不可想象的苦难，走到了60多个国家的土地上。

四

一根高18米、直径30厘米的钢杆，直插向天空。风把钢杆刮得嗡嗡作响。仰头望向尖端，头有些晕眩。这种纯钢制品定制于德国。突然想象一个空间：从欧洲大陆的德国到开平的乡间。它如何漂洋过海，如何从香港进入开平的河道，如何运抵开平一个偏僻的乡村？这需要怎样的想象力！

为了把钢杆运到正在修建的庭院中，一条宽10米、深3米的人工河流开挖了。多少人肩挑背扛，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挖出了一条1公里长的河道。两条钢杆就从河道运到了院子内。水泥（用叫红毛泥桶的木桶盛装）也从太平洋彼岸一桶一桶运来。这是多么富于激情而冲动的一幕！这是衣锦还乡者最极致的表现。历史在想象中展开。人头涌涌的场面于寂静的河面飘动……

这一幕是立园的主人谢维立返乡修建私家花园时的壮举。立园不仅在江门五邑华侨私人建造的园林中堪称一绝，它保存至今，足可与广东的四大名园媲美。立园正门是座牌楼，门顶两边以精致的木棉花和石榴果浮雕作装饰。入园

沿人工运河回廊西行便进入碉楼型别墅区。其西面是座大花园，坐北朝南，园林以“立园”、“本立道生”两大牌坊为轴线进行布局。牌坊左右两根圆形的打虎鞭即是远涉重洋而来的钢杆。海外发家的“金山伯”，要在自己的家乡盖世上最壮观的华宇。谢维立实现了人生的宏愿。

与谢维立相仿的激情与冲动，海外回来的游子，也纷纷在自己的家乡盖起了一栋栋碉楼。有的村庄则集资盖全村人的碉楼。碉楼内中西合璧的装修风行乡里。有的碉楼甚至就在国外请了建筑师设计图纸，拿回当地建筑。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到欧洲中世纪拜占庭、哥特式建筑，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建筑，都尽情拿来。风格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有印度次大陆，甚至东南亚的，它们都同一时间出现在开平大地上，像一个万国建筑博览会。各种奇异的组合出现了：廊柱是古罗马式的，燕子窝是英国城堡式的，拱券是伊斯兰教式的，楼顶是拜占庭式的圆顶。罗马式的柱支撑着中式的六角攒尖琉璃瓦亭顶；中式的“喜”、“福”、“寿”、“禄”字形，荷花叶、鸳鸯戏水、龙凤呈祥图案、灰塑，与西洋火船、教堂洋楼的壁画、巴洛克风格的卷草纹壁上争辉；乡间土灶与西式灶具、纯银餐具合为一体……一次国际化的乡土建筑实践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建筑数量之多，现留存下来的碉楼就达到了1833座。

开平人的生活一步步由俭至奢转化着。有的人下田耕地，上田听留声机。一个既乡土又全球化的生活在地理偏僻、物质文明却先进的开平发生。

碉楼是开平由传统乡村走向现代乡村的一个特殊标志与象征，是一个特定社会和生活的记录与定格。正如一副楹联所写：“风同欧美，盛比唐虞。”世界化的开平，乡土化的世界。这一幕，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人知晓。

在自力村，发生了一桩运尸事件。与谢维立运钢杆不同，自力村铭石楼的主人从美国运回的是尸体。楼主方润文去世，正逢抗日战争爆发。他的三夫人梁氏将尸体做防腐处理后，放在一具黑色的棺材里，上面盖了透明的玻璃罩。尸体保存13年之久后，1948年，她和子女漂洋过海，经三个月的舟车劳顿，将灵柩运到了开平。方润文的灵柩在百合上船（开平人的习惯，百合上船的是死人，活人则在三埠上船），然后经水路运到犁头咀渡头，再抬回自力村。全村人都为方润文隆重下葬。

也许运尸回国的不只铭石楼一家。从死人在百合上船的习惯可以猜想运尸是多么普遍的行为。江门新会黄坑就有一个义冢，两千多个墓穴埋的都是华

侨，都是死在海外，因为身边没有亲人，尸体无法运回来。靠了华侨组织，才集中收拾骸骨运回家乡安葬。因此，他们都无名无姓。这种落叶归根的故土意识，与衣锦还乡的人生理想，构成了中国人故土情结的两面，它们互为依托，相互映衬，是国民精神的基本骨架之一。

万里运尸除去夫妻之间的爱与忠诚，那种对于故土的共同认可，那种生死一刻的殷殷期待与郑重嘱咐，那种深入骨髓的乡愁，那种一诺千金的信守，那种千难万难不放弃的毅力和意志，该是多么感人！它可以称得上惊天地，泣鬼神！然而，这又是多么悲壮的精神寄托！

由这样一个一个组合成的庞大集体的回归，在地球上各个角落发生。有的是人的回归，有的是精神的回归，它最终的归宿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土。人类生存景观中这最独特的迁徙图景只在中华大地上出现。华人有“根”，他们以此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鲜明地区分开来！

五

南方之混乱，在于不断迁徙的人群纷纷落脚于此。为争地盘，械斗常常发生。建筑住宅免不了考虑防御功能。客家人的土楼、围屋，就是最典型的防御性建筑。开平地处珠三角地带，碉楼的功能除了防御，还考虑了防洪。

探究开平碉楼兴起的原因，就像在探究一部开平的近代史。

碉楼兴建离不开“金山客”源源不断的银信。但采用碉楼的形式，却是由于动乱的社会环境。开平匪患猖獗，他们啸聚山林，杀人越货，进村绑票妇女儿童，甚至占领县城，绑架县长。“金山客”白天大张旗鼓返乡，到了晚上不得不悄悄躲藏到竹林深沟或亲朋好友家中，像个逃犯。他们明白自己是匪帮口中的肥肉。从一踏入开平地界起，他们的人身安全就受到了威胁。民谣说“一个脚印三个贼”。人们不得不建碉楼自卫。

然而奇怪的是，碉楼兴建的初衷是防匪劫掠，但它却修建得华美张扬，各个不同，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示着财富、个性，下面是碉堡一样的防御工事，上面则在高高的塔式楼顶做足了文章，似乎是在招匪上门。奢华用品与枪支弹药同时在碉楼出现。这种相互矛盾，显示的是什么呢？我感觉到的是“金山客”衣锦还乡的无可抑制的强大心理能量。

“金山客”想光宗耀祖。乡亲要攀比斗富，讲究排场。朝不保夕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与奢华的生活于是同时出现，一个奇特的社会生态就这样形成了。